编 选 说 明

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。每个年度，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，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，然而，时间的波涛不息，倘若不能及时筛选，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，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淹没的。观诸现今的出版界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，专题性的、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，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，则甚为罕见。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。现在，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，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，决定与我部合作，由我部负责编选，由他们负责出版，向社会、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，此举实属难能可贵。

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：中篇小说选（分上、下两卷）、短篇小说选、报告文学选、散文选四种。适当的时候再增加诗歌选。每年一套，准备长期坚持下去。

我们的编辑方针是，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，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、题材热点、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。同时，我们坚持风格、手法、形式、语言的充分多样化，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，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，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。

我们认为，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、引导、推动作用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是非常重要的，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除了示范、引导价值，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、资料文献价值、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。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，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

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，雷达同志总负责，具体的分工是：

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

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

报告文学卷由李炳银同志负责

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

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

中国作协创研部

2001 年 1 月

目　　录

心香一瓣

过年的感觉 …… 季羡林（3）
迎接新世纪祝辞 …… 谢　冕（8）
藤萝花饼…… 刘心武（11）
寻找的陷阱…… 梅　洁（14）
雾天目…… 张抗抗（31）
椅子…… 张爱华（35）
日夜路过…… 曾　哲（40）
止止无庵…… 楚　楚（48）
“初冬的朝颜” …… 止　庵（51）
我的四种生活…… 葛红兵（54）

人类与自然

赦免麻雀的“说法” …… 朱　正（67）
走出文明的盲区…… 从维熙（73）
井花水…… 郭启宏（81）
走宁夏…… 雷　达（84）

回望香炉…… 葛兆光（95）
有关庙的回忆 …… 史铁生（106）
在劫与新生 …… 王剑冰（115）
刮风 …… 刘亮程（121）
锯木场 …… 周晓枫（135）

古 今 人 物

催人泪下听君言 …… 吴冠中（147）
读李德伦 …… 黄宗江（152）
钗头凤 …… 李元洛（158）
同是盛世亡国君：李煜与钱㴶 …… 葛剑雄（166）
把栏杆拍遍 …… 梁　衡（175）
西天无性别 …… 匡文立（183）
遥远的海瑞 …… 刘元举（194）
生命的浪费：沈从文的内心独白 …… 雷　颐（198）
自由的书写者 …… 孙　郁（204）
在草地上仰望星辰 …… 李　辉（212）
诗化人生　智者境界 …… 李春林（222）
如汝须眉巾帼 …… 何向阳（226）

世 说 新 语

灭顶事故 …… 林斤澜（241）
假如阿 Q 当了作家 …… 李国文（246）
好一个句号 …… 潘旭澜（255）
关于身体的历史惨剧（三章） …… 牧　惠（263）
说说胡子 …… 邓友梅（275）
我在沙滩的北大和未名湖的北大 …… 汤一介（279）

“啊！延安……” …… 乐黛云（283）
平反 …… 毛志成（290）
真境界 …… 杨闻宇（297）
从一支经典歌曲的变异所想到的 …… 邓遂夫（305）
反面人物 …… 刘嘉陵（312）
苏三监狱 …… 朱 鸿（327）
由叶利钦想到吴国桢和蒋介石的一次谈话 …… 谢 泳（340）

众 生 相

上海旧居杂记 …… 何 为（347）
京城夜话 …… 赵 园（354）
尴尬礼品 …… 孙绍振（362）
千字文一组 …… 刘 齐（369）
台风留白 …… 舒 婷（379）
新千年：寻常巷陌深处 …… 韩小蕙（384）
错的不是音乐 …… 赵小源（392）
没有土地的村庄 …… 冯秋子（403）
家事汇报 …… 陈 染（418）
在网上下棋 …… 徐 坤（422）

静 夜 思

拍巴掌的另一只手（外一篇） …… 何满子（429）
儒商与商儒 …… 来新夏（434）
灯下白头人 …… 袁 鹰（438）
就胡长清案与鄢烈山商榷 …… 邵燕祥（443）
谣谚说龙 …… 王春瑜（449）
焦虑与审美 …… 叶廷芳（452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永远的鲁迅 …… 林 希（455）
夏天总算闲适 …… 柳 萌（459）
忏悔，崇高的文化品格 …… 张 韧（462）
鲁迅的功与“过” …… 冯骥才（467）
规避“数字化”风险 …… 鲁枢元（474）
论教育的诗性 …… 梁晓声（480）
哲学和文学的意义 …… 王晓莉（491）
不拘一格惜人杰 …… 张曼菱（494）
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情结 …… 陈平原（500）
漫谈皇帝的口语 …… 常 罡（503）
阶级斗争，一“棒”就灵 …… 王彬彬（512）
散文二帖 …… 伍立杨（526）
劳动和幸福在一起 …… 彭 程（530）

域 外 丛 话

日内瓦老城 …… 郭宏安（539）
也谈格罗斯曼 …… 蓝英年（554）
罗高寿父子 …… 高 莽（569）
客舍青青柳色新 …… 李文俊（579）
从傍晚到黄昏 …… 张守仁（582）
闻乐札记 …… 赵丽宏（586）
如夜的奥瑟罗 …… 张立勤（592）
域外画家小记 …… 张 炜（596）

编后记 …… 韩小蕙（603）

心香一瓣

“美是人自己从他的灵魂深处创造出来的。”

——高尔基

过年的感觉

——新千年第一个元旦感怀

季羡林

我可真正是万万也没有想到，我能够活到 89 岁，迎接一个新世纪和新千年的来临。

我经常说到，我是幼无大志的人。其实我老也无大志，那种“大丈夫当如是也”的豪言壮语，我觉得，只有不出世的英雄才能说出。但是，历史的记载是否可靠，我也怀疑。刘邦和朱元璋等人，一无所有，从而一无所惧，运气好成了皇上。一批帮闲的书生极尽拍马之能事，连这一批人的并不漂亮的长相也成了神奇的东西，在这些书生笔下猛吹不已。他们年轻时未必有这样的豪言壮语，书生也臆造出来，以达到吹拍的目的。

这话扯远了，还是谈我自己吧。我的“无大志”表现在各个方面，在年龄方面也有表现。我的父母都只活了 40 岁多一点。我自己想，我决心超过父母，能活到 50 岁，也就应该满足了。记得大概是在 50 年代，我 40 多岁的时候，忽发奇想，想到我能否看到一个新世纪呢？经过计算，我必须活到 89 岁，才能做到。89 岁，对当时的我来说，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，古今中外的文人，有几个能活到这个岁数的？这简直像是蓬莱三山，烟波淼

茫，可望而不可即。

然而曾几何时，知命之年，倏尔而逝；耳顺之年，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，连古稀之年也没能让我有古稀的感觉。物换星移，岁月流逝，我却懵懵然，木木然，没有一点感觉。“高堂明镜悲白发”，我很少揽镜自照，头发变白自己是感觉不到的。只有在校园中偶尔逢到一位熟人，几年不见，发已半白，心里蓦地震颤了一下。被人称呼，从“老季”变成了“季老”，最初觉得有点刺耳。此外则一切平平常常，平平常常，弹指一瞬间，自己竟然活到了 89 岁，迎接了新世纪和新千年，当年认为无法想象的，绝对办不到的，当年的蓬莱三山，“今朝都到眼前来”了。岂不大可喜哉！然而又岂不大可惊哉！

记得有两句诗：“凡所难求皆绝好，及能如愿便平常”。我现在深深认识到在它朴素语言中蕴含的真理。我现在确实如愿了。但是心情平常到连平常的感觉都没有了。现在是 2000 年 1 月 1 日，同 1999 年的 12 月 31 日，除了多了一天以外，决没有任何不同的地方。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，到了晚上，仍然会在西方落下。环顾我的房间，依然是插架盈室，书籍盈架。窗台上的那几盆花草，依然绿叶葳蕤，春意盎然。窗外是严冬。荷塘里，只剩下了残荷的枯枝，在寒风中抖动。冰下水中鱼儿们是在游泳，还是在睡眠？我不得而知。埋在淤泥中的莲藕是在蔓延，还是在冬眠？我也不得而知。荷花如果能做梦的话，我想，它们会梦到春天，坚冰融化，春水溶塘，它们又能长出尖尖的角，笑傲春风了。

荷花是不会知道什么是 20 世纪、21 世纪的。大千世界的一切动植物都不知道。他们仅仅知道日和夜以及季节的变换这些自然界的现象。只有天之骄子人类，才有本领耍出一些新花样，自己耍出来以后，自己又顶礼膜拜，深信不疑，神仙皇帝就属于这一类。世纪和千年也属于这一类。就拿昨天才结束的 20 世纪的

世纪末来说，明明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，却似乎有了无限的神力。多少年来，世界各国不知有多少聪明睿智之士，大谈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世纪末问题，又是总结 20 世纪的经验教训，又是侈谈 21 世纪的这个那个，喧呶纷争，煞是热闹；人各自是其是而非他人之是。一时文坛、学坛，还有什么坛，议论蜂起，杀声震天。倘若在高天上某一个地方真有一位造物主的话，他下视人寰，看到一群小动物角斗，恐怕会莞尔而笑吧。

我自己不比任何人聪明，我也参加到这一系列的纷争里来。我谈的主要是文化问题，20 世纪和 21 世纪东西文化的关系问题。我认为，20 世纪是全部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。在这个世纪以前，西方发生的产业革命，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，二百多年内，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福利，全世界人民皆受其惠。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。另一个方面则是并不美好的，由于西方人以“征服自然”为鹄的，对大自然诛求无厌，结果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，产生了许多弊端的祸害。这些弊端的灾害彰彰在人耳目，用不着我再来细数。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和人民团体都在高呼“环保”，又是宣传，又是开会，一时甚嚣尘上。奇怪的是，竟无一人提到环保问题产生的根源。为什么欧洲的中世纪和中国的汉唐时代，从来没有什么环保问题呢？这情况难道还不值得人们深思吗？

我自己把环保问题同 20 世纪和 21 世纪挂上了钩，同东西方文化挂上了钩。同时，我又常常举一个民间流传的近视眼猜匾的笑话，说 21 世纪这一块匾还没有挂了出来，我们现在乱猜匾上的大字，无疑都是近视眼。能吹嘘看到了匾上的字的人，是狡猾者，是事前向主事人打听好了的。但是这种狡猾行动，对匾是可以的，对 21 世纪则是行不通的。难道谁有能耐到上帝那里去打听吗？我主张在 21 世纪，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——这是东方文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化的精华——能帮助人们解决环保问题。我似乎已经看到了还没有挂出来的匾上的字。不是我从上帝那里打听来的，是我根据自己的考察和思考得出来的，我是我自己的上帝。

昨天夜里，猛然醒来，开灯一看，表针正指 12 点，不差 1 分钟。我心里一愣：我现在已是 21 世纪的人了。未多介意，关灯又睡。早晨 7 点，乘车到中华世纪坛去，同另外 9 个科学界同仁，代表学术界 10 个分支，另外配上 10 个儿童，共同撞新铸成的世界钟王 21 响，象征科学繁荣。钟声深沉洪亮，在北京上空回荡。这时，我的心蓦地一阵颤动，21 世纪这几个大字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，真正感觉到“往事越千年”——我自己昨天还是 20 世纪的“世纪老人”，而今一转瞬间，我已成为 21 世纪的“少人”了。

在这关键的时刻，我过去很多年热心议论的一些问题，什么东西方文化，什么环保，什么天人合一，什么分析的思维模式和综合的思维模式，等等，都从我心中隐去。过去侈谈 21 世纪，等到 21 世纪真正来到了眼前，心中却是一个大空虚。中国古书上那个叶公好龙的故事，是很有启发意义的。

然而，我心中也并不是完全的真正的空虚，我想到了我自己。我现在确确实实是 89 岁了。这是古今中外都艳羡的一个年龄。我竟于无意中得之，不亦快哉！连我这个少无大志老也无大志的人都不得不感到踌躇满志了。但是，我脑海里立即出现了一个问题：活大年纪究竟是好事呢，还是坏事？这问题还真不易答复。爱活着是人之常情，连中国老百姓都说：“好死不如赖活着。”我焉能例外！但是，活得太久了，人事纷纭，应对劳神。人世间的一些魑魅魍魉的现象，看多了也让人心烦。德国大诗人歌德晚年渴望休息（nuhen）的名诗，正表现了这种心情。我有时候也真想休息了。

中国古代诗文中有不少鼓励老年人的话，比如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。又如“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”。又如“余霞尚满天”，等等。读起来也颇让老人振奋。但是，仔细于字里行间推敲一下，便不难发现，这些诗句实际上是为老人打气的，给老人以安慰的，信以为真，便会上当。

那么，老年人就会该死了吗？也不是的。人老了，识多见广，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都非常丰富，这些东西对我们国家还是有用处的，只要不倚老卖老，不倚老吃老，人类社会还是需要老人的。佛经里面有一个《弃老国缘》的故事，说的就是这一番道理。在现在的中国，在 21 世纪的中国，活着无疑还是一种乐事。我常常说：人们吃饭为了活着，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。这是我的最根本的信条之一。我也身体力行。我现在仍然是黎明即起，兀兀穷年，不求有惊人之举，但求无愧于心，无愧于吃下去的饭。

在北京大学校内，老教授有一大批。比我这个 89 岁的老人更老的人，还有十几位。如果在往八宝山去的路上按年龄顺序排一个队的话，我决不在前几名。我曾说过，我决不会在这个队伍中抢先夹塞，只是鱼贯而前。轮到我的时候，我说不定还会溜号躲开，从后面挤进比我年轻的队伍中。

多少年来，我成了陶渊明的信徒。他的那一首诗：

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
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。

我感到，我现在大体上能够做到了，对生死之事，我确实没有多虑。关键在一个“应”字，这个“应”字由谁来掌管，由谁来决定呢？我不能知道，反正不由我自己来决定。既然不由我自己来决定，那么——由它去吧。

迎接新世纪祝辞

谢 冕

本世纪最后一次平安夜的颂歌唱过以后，这个给人类带来动荡又带来挑战的世纪快要庄严地落幕了。我们终于成为能够目睹新世纪辉煌日出的幸运者。记得一百年前的此时此刻，中国维新运动的先行者梁启超，经历了在日本一年多的流亡生活之后，正置身于由东方向着西方行驶的舟船之中。那时夜深人静，怒涛击打着船舷，海天无月，惟有几点寒星闪烁——“满船皆睡我彷徨，浊酒一斗神飞扬”——那是 19 世纪的最后一个夜晚，也是 20 世纪的最初一个黎明，他在波浪滔天的太平洋上写下了跨越世纪的《二十世纪太平洋歌》。哲人此夜无眠。那时的中国，犹如梁启超彼时乘坐的那一叶扁舟，正漂流于万顷怒涛之中，而茫然未卜其前程。

从那时开始到此刻为止，中国的 20 世纪就是这样在梁启超这种有点悲凉、也有点激昂的追索中走完了它的艰难的行程。从梁启超太平洋舟中放歌的那时开始，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出于强国新民的愿望，寻求以文学的方式展现中国人为争取独立、和平、公理和正义的理想而进行的奋斗历程。从文学改良、文学革命，到革命文学、工农兵文学，直至新时期、后新时期文学，完

整的一百年间，中国文学为争取自由表达的权力和维护文学自身的纯洁，以惊人的坚持和韧性的抗争，写下了本世纪惨痛的绚烂。

近代以来的这种文学运行，画出了文学获得自由、失去自由、最后又重返自由——追求、失落、再追求的鲜明的轨迹。中国文学就是在这样类似圆圈的环行中并非重复地推展着。中国文学百年的进程，始终谋求文学与中国的社会改造以及国运宏兴这一目标的契合。令人欣慰的是，中国文学未曾有负于这一宏愿。它前进的每一步都传达着中国的忧患和中国的欢愉，百年的中国文学就是这样，成为中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而奋斗的形象的缩影。启蒙和救亡、科学和民主、个性解放和民族振兴，这些命题都理所当然地融入了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之中，从而成为它的传统主题。

但文学在通往这一目标的长途中，始终面对着文学以外的异质的渗透和干扰。文学为维护自身的权力而历尽艰辛。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环境，方才造就了我们如今面对的百年经典的辉煌。中国文学未曾与中国的社会兴衰和万家忧乐相脱节，这是中国文学的骄傲。但文学的天空从来是浩瀚而丰盈的：外在世界辽阔而生动，内在世界隐秘而丰富。文学既面对着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社会，文学也面对着人世悲欢和人生忧戚。应当认为，所谓文学的功利性，既包括文学的教化作用，也包括消闲作用。文学既教育人、文学又抚慰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如今的这种看似平常的认知，确实是经过几代人的抗争，付出血泪的代价方才获得的。

中国文学正是在这样艰难的行进中完成了它的使命。它以文学的世纪绝唱，记述了中国的百年沧桑。文学在施加影响于社会建设和改造民心的长途中，以智慧的心灵、精致的艺术、独创性的劳作，经历了曲折、痛苦而悲壮的抗争，维护了文学的庄严，

造就了无愧于时代的文学经典。它写就了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天动地的精神历险史。它又如万花筒那样地折射出中国社会悲喜交集的众生相。

岁月匆匆，冬去春来。劳燕一年一度地自北向南又自南向北地飞——生命就在这样的奔忙中延续着。而在这一百年间的中国文学，也是一代接着一代如蚕吐丝般地经历着黑暗又追逐着光明，造就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辉煌。那样辛勤劳作的人，有的已经离去，有的最终也将离去。而他们把优美的心灵化成了文字，它们成为历史的见证：几代人的憧憬，几代人的抗争，几代人的耕耘，几代人的收获，如今都凝结在这里了。

这是中国人在本世纪难忘的旅行中留下的并不轻松的记忆。它的纹理之间，艳红的是血丝，晶莹的是泪水，它是几代中国良知的精神放逐和精神漫游的诗意历史。人间一切都短暂，惟有精神永远。亲爱的读者，在这千年一遇的世纪之交，当你们跨进这座神圣的艺术殿堂之时，你们和全人类都听到了世纪祝福的新年钟声。这是 20 世纪文学艺术的灵魂在向你们祝福，也在向你们道别——它把未能预期的、但肯定是更加理性的和更加智慧的新的一千年留给你们去创造了。21 世纪的人们，珍重啊！

藤 萝 花 饼

刘心武

街口新开了家小食品商店，最显眼的标志是门口的大冷柜，柜面上彩绘着厂家的图徽字号。店主是下岗的小汪，我们在他下岗前就有来往。他爱人桂珍还在公共汽车上当售票员，倒休时跟他一起照应生意。我傍晚散步有时拐到他们店里，如果正遇到中小学生放学，买冷食的多，我就给他们搭搭手，他们收钱，我出货。如果生意清淡，我就跟他们聊聊天。我去了，他们总要请我吃冷食，我总是坚拒。我说：“你们小本生意，挣点钱不容易，朋友熟人来了，你们这个请一份冰激凌，那个请一瓶冰茶，还有什么赚头？”可是，任我不吃，每回见我去了，仿佛条件反射，小汪头一句总是：“刘叔，来份什么？”倘若桂珍也在，她会更加热情，有一回就拿出一种江米红枣粽的冰糕，打开包装，直伸到我鼻子前，说：“这个你一定喜欢！”我退后半步，依然没接。她就自己吃了，边吃边跟我透露，他们卖这些冷食，利还是颇丰的，每月除去交税、电费及合理损耗，他们这小店的收益，足以使他们过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。难怪他们见朋友熟人来了，总愿那么慷慨招待，而一些朋友熟人，也就很自然地接过他们递上的冷食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